

香港女兒

新型冠狀病毒病是近年最嚴重的疫症，全球各地都有不少個案。以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來說，香港市民的抗疫表現其實相當不錯，尤其在疫症初期，不少西方國家都佩服香港人的抗疫意識。這一切其實與 2003 年香港曾經經歷過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(SARS)有很大的關係，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記得當年學到的抗疫措施，包括戴口罩、洗手、注意排污渠等等。同樣，經歷過 SARS 的香港人永遠不會忘記，因救治病人而殉職的八位醫護人員。其中，謝婉雯醫生的故事很值得我們銘記於心。

2003 年 3 月，一種從未見過的疫症爆發。當時，專家和醫生都不知道這病毒的來源、傳播途徑和治療方法。這種病又神秘又可怕。有多可怕呢？根據 2021 年 2 月的數據顯示，新冠病毒在香港的死亡率大概是 1.7%，而當年 SARS 在香港的死亡率是 17%。在香港以外的地區，有極小部分醫生和護士知道自己被派去治療 SARS 病人，他們以溝通不足或缺乏防疫裝備為理由，立即辭職離開醫院。

在香港，屯門醫院接收了愈來愈多的 SARS 病人，但醫院內胸肺專科醫生不足，本來在內科病房工作的謝婉雯醫生，考慮到自己已通過專科考試，有呼吸系統科醫生資格，應該比其他醫生站得更前，於是自動請纓進入新設立的、專收 SARS 病人的深切治療部，救治危殆的病人。

當時情況危急，醫護人員為病人治療時，已經穿上全身裝備，包括頭套、遮蓋眼睛和面部的保護膠罩、N95 口罩、即棄保護衣等。謝醫生眼見一位 SARS 病人的各項生理指數非常令人擔心，如果沒有儀器協助呼吸，必快斷氣。但如果使用正壓呼吸機，因為沒有過濾裝置，有機會令 SARS 病毒在病房四散，所以決定

關掉電動呼吸機，改為用呼吸袋以人手泵氣。這個改動需要為病人插喉，而插喉是一個非常高危的程序。謝婉雯醫生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沾到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 SARS。

謝婉雯出生於草根家庭，成長的地方是新界葵涌重建前的石蔭邨，一家幾口住在典型的廉租屋(即舊式公屋)一個小於 200 平方呎的單位。從物質條件的角度來說，是非常一般的生活水平，謝婉雯的哥哥憶述，他們一家沒有什麼生活享受，甚至未試過到外地旅遊；但這也是不少那一代香港人的生活環境和水平。謝婉雯在住所附近的地區小學和中學就讀，憑個人努力，以會考八優狀元的成績入讀中文大學醫學院。謝婉雯的醫學院同學憶述，當年大學教授講課沒有電子檔投映片，只用透明膠片或傳統投映片，醫科生要不斷抄筆記，有時大家都抄不齊，幸好有謝婉雯那一份完整版筆記可以參考，她是非常用功的醫科生，經常名列前茅。

謝婉雯入讀大學時曾在入學手冊表明，從醫是為了服務他人。果然，醫學院畢業後，她選擇了工作最吃力的公立醫院急症室作為起點。謝婉雯醫生的同事讚她工作很有耐性，大家都知道有些時候急症室的氣氛緊張有如打仗，面對精神狀況不穩的急症室病人，或是焦急的家屬，她仍然能夠耐心地向病人及家屬了解病情，慢慢解釋，絕不「呼呼喝喝」；同事都說，除了關顧病情，謝醫生更關心病人的心情。她一直在屯門醫院服務普羅百姓，並沒有因為已晉升為內科主任醫生而轉為求一己之安舒，反而回應內心那一把呼召她從醫的聲音，在危難時主動申請調往深切治療部，救治傳染性最高的病人，做最危險的工作，直至自己染上 SARS 而倒下。2003 年 5 月 13 日，謝婉雯因 SARS 病逝，終年只有 35 歲。

她出殯那天，數以千計的市民夾道送別。有一位曾經接受過謝醫生治療的長

者，甚至哭著跪在地上，向這位香港女兒致謝和道別。

戰勝 SARS 之後，香港政府向她追頒金英勇勳章，又以她的名字成立醫護人員培訓基金，並在香港公園為她豎立銅像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校友會設立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，在她住過的學生宿舍外種了一棵鳳凰木紀念她。鳳凰木的花朵是火紅色的，英文名稱是 Flame of the Forest。它正好象徵謝醫生在香港最沒有希望的一段灰暗時期，燃燒自己，點亮他人。鳳凰木在夏天盛放，周而復始，永不熄滅。

想一想：謝婉雯醫生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香港。你會為他人的付出而感恩嗎？
你又可以怎樣會為香港作貢獻呢？

延伸閱讀：

香港公共圖書館	002497490
館藏編目號碼	
索書號	783.91 7114
著者	馬靄媛
著錄	315 頁：肖像；21 公分 + 雷射唱片 1 張.
出版地	香港：
出版者	迎欣,
出版年份	2004.
叢書名	可能生活系列
主題	謝婉雯 1968-2003 香港 -- 傳記
書刊別名	謝婉雯：雨後彩虹的真實故事 雨後彩虹的真實故事 Joanna Tse
標準號碼	962878918X
語言	中文